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同 大全胡氏曰：此章前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異 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卽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卽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辨** 按非不悅子之道，何莫由斯道道字以理言，所談甚廣，博文約禮乃聖門知行工夫，所以求進乎斯道者也。勿軒熊氏乃謂斯道卽指博文約禮，可謂誤矣。知之好之樂之之字，卽指道謂卽此學者亦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一

近譬堂藏板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語類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宅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又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其位。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蔡虛齋曰：得寬洪，包不得簡重，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

辨 按夫子許仲弓南面，既無稽考，朱子何從而下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二句也。蓋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自是鉄板道理。故居上不寬。夫子便謂其何以觀之。可見矣。再以下居敬行簡之辨証之。則其爲簡重嚴肅之簡。而非簡畧率易之簡。可知纔簡重便不煩擾。人皆易爲奉承。便見他寬洪意思。此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者。蓋以南面臨御之體而言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或問 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二

近譬堂藏板

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爲然。

同 蔡虛齋曰。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于其要者亦在所畧矣。只是厭煩底人耳。**異** 呂晚村曰。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爲問。夫首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可也簡。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辨 朱子謂夫子所謂可。亦是連上面意思說者。以可使南面句內。夫子卽含有仲弓之簡。能居敬而行簡之意。今伯子之僅可處。惟在于簡。自與仲弓可使之可不同。口中雖未說出意思。却是連那上面來。乃

晚村謂首節中安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却是把一聖一賢看得彼此不相知矣。如其說。則仲弓何獨舉伯子。且有居敬居簡之辨。而夫子然之耶。○簡猶勝於紛更多事。故夫子可之。然太簡至於率畧廢事。故夫子僅可而未盡之。此卽夫子可字之意。而仲弓所未明而默契者。陸稼謂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可謂妙得其解矣。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或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旣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旣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語類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

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復問簡者不煩之謂何。謂煩曰。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

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簡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裡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胡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四

近譬堂藏板

須是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亦有人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造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它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義剛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

行簡是所行得要。○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裡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畧，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修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五

近譬堂藏板

處身對行事，明矣。○雙峰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前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面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

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蔡虛齋曰：三簡可字要辨別。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夫子之意。正病伯子之居簡行簡也。故於可也下露出一簡字。仲弓未悟夫子之意。在此以夫子是可伯子之居南面也。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民不亦可乎。言不亦可南面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豈亦可南面乎。臨民字。正從南面字來。是雖疑夫子之言。而實得夫子之意矣。故曰雍之言然。仲弓之言。即夫子之意也。仲弓之誤。在于認兩可字為同。○林次崖曰：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居敬之簡。為簡得好者。蓋居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繁文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宰了。其一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六

近譬堂藏板

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如西晉之清談。其禍至使中原陷於夷虜。是其驗也。故曰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呂晚村曰：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居敬行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陸稼書曰：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則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為精詳。以粗疎為簡要。總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為精密也。○吳雙峰饒氏曰：簡字行。事上用得。于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蔡虛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民。言惟居敬則行簡。以治南面為可也。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簡。却是臨民事。○自處既敬。則雖行簡亦簡得。是不至無法度之可守了。若居簡行簡。則全任簡。不管是不是。都從簡畧去了。

蓋簡可以施于人而不可施于己然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自己却要嚴謹不可簡簡便是自恕了故曰

居敬則自治嚴居簡則自治疎

辨 攷人多將居敬句輕輕瞥過以為側重太簡對針

伯子究竟仲弓本領治學源流却關係在居敬上蓋

仲弓此段辨論何嘗專為伯子而發不過恐人誤認

伯子之簡為可混了居敬之簡則治學之源流大壞

耳○朱子云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是理明然如何

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又云若

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

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合觀二說則居敬

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而兩層工夫故註以

中有主而自治嚴作一層事不煩而民不擾作一層

然行簡時原有敬在裏面非自治時用敬臨事時

用簡也故居敬又可貫徹得行簡註於句中用如是

而行簡以臨民以如是字貫通而字細密之至矣○

學會問陳新安謂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

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似分別有兩箇簡字矣語類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七

近譬堂 藏板

看簡字亦有兩樣朱子却說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

何也曰簡只是一箇不煩之謂不異在簡異在行簡

其異在行簡者以異在居敬而行與居簡而行也蓋

居敬以為之主則心不放逸又做下許多格致明理

工夫則於事之輕重緩急大小皆能稱停而出是同

一不煩而此之所行者則操得其要也若居簡則中

既無主無主則於義理準則不能素明不問事之輕

重緩急大小一概任其縱弛未嘗不是不煩而此之

所行者則無法度之可守也故曰簡只一箇簡所以

行簡者自別耳

禎按居敬自在心裏說故註訓中有土而自治嚴雖

行簡時未嘗離了敬然行不外於所居這便是在心

上說也故朱子曰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

心做出來蒙引謂居敬不止是心者誤也至饒雙峰

謂簡於行事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

簡則不可亦悞以居行分屬人已故也看來仲弓素

日自是簡居敬行簡之人何嘗必待臨民纔行簡一

切自治謹嚴也須是收斂有法度但本句行簡以臨

民則自是貼治人說耳。然道理亦須見得全像乃可。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中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八

近譬堂藏板

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呂晚村曰：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陸稼書曰：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己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為一簡辨也。

林次崖曰：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太簡之言實有與之默契焉者。故夫子曰：雍之言然。謂汝無

乃太簡之言。正是我可也簡之意也。
辨揆仲弓本領全在居敬上。其辨伯子之太簡亦以
其不居敬而居簡。其未喻可字之意。恐一箇簡字以
所行混了。所居並連所行都壞了。不知夫子僅可之
意。正以不居敬而居簡。此是仲弓與聖人離處其實
所言居敬行簡。則可臨民居簡行簡。則失之大簡。此
理與聖意只一般。故曰有黜契。此又是仲弓與聖人
合處。乃存疑。謂夫子單然太簡之言。與可也簡之意
相合。已將註中所言之理四字抹却。而居敬之要領
反拋荒矣。豈非無根本之學問乎。又有謂雍之言然
都承仲弓伯子一問而辨論之。不可回顧使南面。此
亦謬談通章。皆因可使南面一句而發。即仲弓居敬
臨民亦論南面之理。夫子然其言已與可使南面相
合。故朱子謂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也。安得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九

近譬堂藏板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
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之則亡。又言未聞好
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
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十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聖人稱顏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曰：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爲其所動耳。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士

近譬堂 藏板

不可萌於再。所謂頰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
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
好。○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
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
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
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
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
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勢也。伯恭謂不
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
中節。非遷也。○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
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
力量。便是工夫。帝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
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
箇也。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
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不遷。不貳。非言用
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存是。効驗耳。若夫所以不遷
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
又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

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
乃能如此。○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
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
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
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
是這道理。○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
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
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
第。○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
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
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
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
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
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
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空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
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
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貼面煞有許多
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士

近譬堂藏板

是朱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的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方。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盡。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箇心。

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語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白。不遷不貳矣。○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又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已工夫也
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已効驗上說但克已工夫
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
怒貳過只聽之耶○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已上不
遷不貳乃是克已効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已
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已亦非一端如喜怒哀
樂皆是克已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平日但
知克已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効驗如此曰
但看克已復禮自見得○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
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
貳過是畧有過差警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不必如
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問過容
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
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
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
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
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
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

一齊打併掃斷了○問何為儲精曰儲儲蓄精精氣
精氣流通若生物時關定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
靜是未發復問上既言靜下文又言未發何也曰叠
這一句復問下文明諸心知所養一本作知所往孰
是曰知所往是應得力行求至○氣散則不生惟能
住便生消息是消住了息便生○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
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
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
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
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
耳曰然○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
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叠說○問程子云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
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
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
精義問不遷怒何也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程子曰是曰若是則甚易何須待顏氏而後能曰

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猶之鏡焉。好物來便見是好物。惡物來便見是惡物。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此遷怒者也。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蓋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怒一人對那一人說話。能無怒色乎。有人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則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是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週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古

近譬堂藏板

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厚齋馮氏曰。時會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雙峰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勉齋黃氏曰。謂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纒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纒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足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

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
使過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自
不遷過不為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
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
在已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
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
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
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
盡其義

墨蔡虛齋曰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特弟
子中所無抑亦未聞有如此之好學者既曰今也則
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
難得也○林次崖曰甲乙以日言亦兼兩人專作兩
人說不是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事既過後若別
事做得好了却怒心未息這便是遷或一人有所觸
犯可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却怒心未息連
他顏色亦不回這亦是遷如此說方好若說怒這一
人連那一人亦怒那一人本無可怒我怒何自起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五

近譬堂藏板

然便是無分曉底人了中人殆不如此何足以語顏

子辨揆朱子云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

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觀此則所謂商量者纔怒過時

須是省一省纔省得了須是斬然消融了他可見不

用功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此效驗是如何曰言顏子

不靠此用功耳難道平日不怒與無過時全然不做

工夫不成工夫自在勿視聽言動四句上但工夫節

節皆具既曰不遷不貳則尚是着力時非坐收效驗

時也必到無有遷何有於不遷無有過何有於不貳

那時功在方盡故朱子又曰顏子疑於遷貳不遷貳

之間○在不遷不貳前看顏子只是霧釋水消在不遷不貳後

看顏子只是青天白日這是甚麼景象○學曾又問

人之怒是當有底過是不當有底似難相比而論曰

怒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學問境地只是一般

都在微芒細密處看怒有一毫渣滓一毫芥蒂遇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去

近譬堂藏板

事便沾滯了。豈非易遷。朱子謂顏子之過原屬幾微。有之稍不自覺。知之稍不融釋。便是復行。豈非易或。至謂過無論顯微大小。都是過者。乃就學者分上言。見不論念慮行事之過。都要不貳。非謂顏子有顯大之過也。○語類既謂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又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這無怒字。自是記者之悞。當云聖人無遷。何待於不遷。方是。○林次崖甲乙以日言之。說甚為穿鑿。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怒。固是沒分曉了。今日怒此一人。他日別事做得好。仍怒此人。又豈有分曉乎。總之把遷怒看粗了。纔怒此到彼。尚未化畧有痕跡。已是遷。○虛齋以今也則亡。指弟子中所亡。未聞好學。又推開泛說。亦不必從。只深惜之以見真好學者難得之意。○程子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特說得與聖人無分別了。畢竟朱子較細密。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說不貳過。自無可議。○朱子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此渾淪都是道理。此自非定說。三月後違。一違即所謂過也。纔違便接續將去。依然不違。即所謂不貳也。○學會問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

或問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
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不當
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
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為私積也。若徒知彼
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託於
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
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
者。此其為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污穢深濁之中。不
但有如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為學者
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則庶其不
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此外則
胡氏之說亦善。○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
可乎。曰。請而不與。則澗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
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語類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
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
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七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
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
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
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按只使於齊三字內。便看透赤之富。而非急無待
於粟之與矣。不然。聖人豈有貽其母以無粟之憂。又
貽子華以將母之憂。而輕使之也哉。故聖人於使之
前。原有劑量在。不待使之後。方作商確也。○學會問
時解。謂與釜與庾。自是當與當益。若以與之少為示
不當。與不當益。便是聖人以狗人之請為義矣。此說
如何。曰。合下也。說不得。當與當益。若當與便不俟冉
子之請矣。若當益便不俟冉子之再請矣。今必俟其
一請再請。則不當與益可知矣。但酌量於釜庾之間。
則雖與雖益。便自有問餽之義。在聖人自行問餽之
義。何謂狗冉子之請。惟多而傷惠。乃非義耳。曾氏請
而不與。則固看因時處宜。都有義在。最妙。胡氏為其
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另是一意。然曾說自
可包得。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同王觀濤曰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辨按註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富便不當繼矣冉子五乘之與自是繼富故重不繼富三字最是子華非急無庸周却只是反面語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大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辨按註云粟宰之祿也既為宰之祿則非聖人之所意為予亦非思之所可意為辭矣○使於齊為夫子使也為之宰為夫子宰也皆為弟子服勞於師則似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祿則較異冉子原思俱未於異處着眼耳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為鄉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論類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又曰。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充

近譬堂藏板

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母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爲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繼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陸稼書曰。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益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爲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

之貪。然夫子則以一母字裁之。雖與鄰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然恐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

辨按與鄰里鄉黨。是另推一層。與原思看為捐介人。擴開一步以廣其見也。若祿不當辭。只一母字已盡。不愧人之貪。不隱君之德。不以朝廷而貽家室之憂。不以顯辭於上。陰償於下。而長巧宦之術。中含許多平允道理在。○若說冉子之與粟。原思之辭祿。皆不是義。亦非也。行惠亦是義。辭祿亦是義。但非義之精者耳。惟其亦是義。上做了夫。而不知因物付物。隨時制宜之妙。故聖人以進一層道理告之。耳記者於兩事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頑按或問雖有寧與母吝。寧介母貪之說。亦見二子猶不失聖人之意。且為末世下針砭耳。因此而過於擡高二子者。非至有矯二子太過之病。專在推行流弊上說。亦非聖人言下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語類問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肯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伊川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

同大全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慶源輔氏曰犂牛雜交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異蔡虛齋曰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為發而繫之如此若有一字染着便不是聖人之言騂且角謂其色既赤而又有好角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

藏板

辨按玩章首于謂仲弓四字則知此章重在論仲弓不重在論其父也重在父雖惡而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不重在子之賢出於父賤而行惡也○雖欲二句固是設言勿用不貪以見其必可用然亦只為世之用人者多拘於世類如仲弓之賢遂擯之而不以錄故聖人設譬如此不然騂角自當用用自不捨何須說山川其舍只為世有欲勿用之人以為當舍耳欲勿字嘗議百端甚狠甚毒聖人却以雖字撥轉其舍正斷之其字甚嚴切非商量語也
祇按朱子既云非與仲弓言又曰聖人已是說了何必要回互則知夫子口中雖未露仲弓字面然亦必確有所指必以一字不染着仲弓為聖人之言亦拘見也蒙引未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國調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為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

所能與也與

語類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
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
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
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
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
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又日月至
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爾
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
之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問三
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
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
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問日月至焉
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
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
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
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問如何是
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 藏板

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
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
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
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
獨稱之○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
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
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
是會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
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
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至無纖毫
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會去下工夫方自見
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
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會便歸
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
會到一番却不是髮鬚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
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又日
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又曰學者
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顏子一身已自不見

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又曰三月不違。是自家已有之物。三月之久。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間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且以崖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便自會淪肌浹髓。○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勉勉循循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語

近譬堂藏板

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爲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到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况萬善乎。又曰所謂善者。卽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精義 明道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與久而不息者所見

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侯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

同大全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籀。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地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日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於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其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陸稼書曰。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壹

近譬堂藏板

墨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林次崖曰。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不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為孔門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

辨按顏子之克己。定與他人之克己。不同。蓋顏子力量大。當欲之未萌於心時。有許多戒慎工夫。將萌時。又有許多慎獨工夫。而所謂戒慎獨者。却是一明便。明一斷便。斷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何嘗有箇要視聽言動。非禮底心來。一遇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便勿之而已。所以三月不違。此心全是禮。或一時照管不到。偶一違之。便即依來。若是欲萌于心。心能勝欲。彼此交戰。互勝不休。安在其天理為主。而人欲為賓乎。○朱子謂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五

近譬堂藏板

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此譬最妙。蓋顏
 子三月不違者，如復其本來之明體。三月無塵垢也。
 其餘日月至者，如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
 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也。其本來氣稟有蔽者，如鏡
 本來有塵翳，後如積漸消磨，亦可得全體之明也。但
 不加磨洗，則愈蔽矣。其氣稟本來清明，後為物欲所
 蔽者，如本是光明之鏡，無少纖翳，後為塵垢所污，若
 消磨其垢，則依舊復本體之明也。惟久而不磨，乃終
 暗耳。此可知心與仁雖非二物，却不得當一物看。便
 了，故必曰不違，必曰至。○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
 其德也。其德即心之德，非外來之德也。若私欲自是
 氣稟習染，以後事。○學會問或問云：不違者，仁在內
 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是以在
 內在外屬仁矣。語類又云：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
 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日月
 至者，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
 入即便出。似又以在內在外屬心矣。諸儒於是或以
 屋子喻心，以賓主喻仁，或以賓主喻心，以屋子喻仁。

以屋子喻心，賓主喻仁者，以仁無形，心有象，而心所
 以乘載此仁也。以賓主喻心，屋子喻仁者，以仁為人
 之安宅，而心之出入無時也。不知其說如何。曰：此皆
 以心與仁分為兩箇，而不明朱子之意也。曰：仁在內
 而我為主，以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纔在內，我便在
 主矣。仁在外而我為客，亦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纔
 在外，我便在客矣。何嘗以屋子喻心，而非有二也。仁
 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
 即便入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在內，便常出
 常是仁非仁在內，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在內，便常出
 出便此心非仁在內，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在內，便常出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者，以心纔收斂在內，
 外便此心非仁在內，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在內，便常出
 去離之也。問或有入時，只這心便出者，以心纔收斂在內，
 不何嘗以賓主喻心。屋子喻仁乎。便此心非仁在內，
 入為實主而仁即隨之。屋子喻仁乎。便此心非仁在內，
 都是私欲在內，而為主人矣。○屋子喻仁乎。便此心非仁在內，
 禱按：日月至焉。朱子始初當一日全在於仁，一月全

在於仁解。後乃作或日一次至。或月一次至者。蓋看
得仁是純然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到得一日之間。
純然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已是難事。况一月乎。乃
有疑謂雖市井之人。一年之久。安得無十二次天理
發見時。是徒以天理之偶然發見為仁。而不知純然
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之乃為仁也。易看了。只是不
曾用工夫。○難道其餘弟子。除日一至。月一至之外。
所存所行。盡是私欲乎。雖未嘗無存理過欲之功。去
私當理之事。而心地有一毫未精明。未融徹。早
筭不得仁。子以此見仁之難。而加功之當密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 藏板

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使從政乎。夫子答以各
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講類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為季氏聚斂。
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
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求也藝於細微
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
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問集註
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
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
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亦自可見。○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
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
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
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
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
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

精義 呂曰果則有斷違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

同 大全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者乎○蔡虛齋曰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天

近譬堂藏板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先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穎悟通曉也事理通達故能言子貢能言亦其達之一驗也求也藝其為季氏聚斂只是不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得來也巧○呂晚村曰康子看得政大于才夫子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了恢恢游刃處

異 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

爾○王觀濤曰註云通事理事理者事之理也但曰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惟曰通事理則是諸

練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圓通二意明通與汶闇反圓通與拘滯反實是一意○呂晚村曰知人任使

用當其才以貴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關切乎從政正教康子識政要不

獨稱論三子

辨 按果達藝自是三子才品如此即不從政而三子

之果達藝非遂一無用處也。但就從政以言三子而三子之果達藝亦頗優於從政耳。乃聊材謂從政必取果達藝於此欲康子識政要。此却看死煞了。使三子之所長不在於果達藝而外此別有所長。夫子亦必告之。豈以政要在果達藝耶。牽合未當。○隨事而通達其事之理。卽自格物窮理中來。若謂諳練世故在格物窮理之外。則宜乎應世者另有一種圓通學問也。只明通事理自不拘滯。又安得更添出圓通一意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无

近譬堂藏板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

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龔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上。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

精義范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為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吾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輕。羈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蔡虛齋曰。善為我辭焉。人多以下文來解。是泥集註。殊不知。註上文下。一令字。下文無言字。如何接得去。且善為我辭之辭。辭。今充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

圖按本文。只善為我辭一句。便已謝倒季氏了。如有復我。是再進一步。並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也。○曰善為。則其辭婉。曰必在。則其

意夾。一兩言而謂聞之氣象見矣。○閔子不欲事季氏之意。自家尚說不出如何。教使者代說得出。乃不自爲辭。而欲使者善爲我辭。這便是閔子善辭處。一邊挽回季氏之心。一邊體貼閔子之意。善字中是多少婉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語類 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是惜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况下文以爲斯人有斯疾。則以爲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
屬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又曰
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
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
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
不得其常者矣。○蔡虛齋曰。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
契。慨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當是時。聖人痛惜
之意。不能自已。因嘆曰云云。所嘆之辭。非永訣也。永
訣。自是永訣。下文是痛惜之辭。
辨按亡之是就疾勢而言。命矣夫。是嘆其氣稟一定
之數。不能挽回。斯人也。而有斯疾。又是重言以深嘆
惜之。見不得栽培理數之常。而其非不能謹疾以致
之。只見於言外。故註下亦可見三字。范楊之說。
俱入命字正面解。便太深了。輔氏亦與范楊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
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
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或問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侁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况於後世之傳聞者哉

語類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簡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簡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取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程子謂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三

近譬堂藏板

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空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有空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龐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單說不會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言

近譬堂 藏板

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又云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又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某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欲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俱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窄窄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以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

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照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行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壹

近譬堂藏板

禮工夫嶺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味至於竭盡其本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直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上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

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大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精義

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

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侁以語毘陵鄒

公浩公曰吾今始識伊川面

同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事於博文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美

近警堂藏板

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此可憂可戒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子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

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口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

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蔡虛齋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理矣。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天理矣。天理之所在。樂之所在也。易所謂樂天者也。○雖窮居不損其樂。亦猶是也。

論語 卷六 雍也
按顏子之賢。雖不關貧事。雖不以貧之不改其樂。而見其賢。然天地間。境遇畢竟貧最難處。故夫子舉他筆。瓢陋巷。不改其樂。來說如其庶乎。必說屢空亦是此意。○曰其樂。則樂是顏子自有底。但不以貧窶而改之耳。即貧為樂。離貧為樂。便失其字真面目矣。○學而能時習。則有自得之悅。其進愈不能已。況進之益進。以至於純。則此心純是天理。無纖毫物欲之累。觸處行之。無不順適。如何不快活。擬之天地。如於穆流行。二氣五行。自能化生萬物。飛潛動植。各鼓盪於氣機之中。則天地之樂。何如乎。今聖心至誠無息。物來順應。不假一毫安排布置而已。無不各得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毛

近譬堂藏板

所一。如萬物鼓盪於氣機。而天不勞者然。以此思樂。樂可知矣。○學會問。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何也。曰。只是物我無間。又問。聖人都不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自是樂。顏子猶費照管。恐亦有不樂否。曰。雖費照管。然却見之無不明行之。無不順。毫無窒礙。有何不樂。程朱發明樂字之義。雖多。只朱子克己之私。則樂矣。一句盡之。樂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只是無少私欲。無少私欲。又只在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也。克己之私。則樂。六箇字貫徹盡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

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書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評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為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夷

近譬堂藏板

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己。自止乃已之罪。

回大全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置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其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退耳。○蔡虛齋曰。子之道。以一心而妙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雖簞瓢不為窮約。雖陋巷不為荒涼。子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呂晚村曰。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要點

破他這字。○陸稼書曰：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也。以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也。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難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難迫於勢，而正誼明道之學，不能不變也。限於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改也。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

辨按人若悅於為學，其進自不能已。求諉於力不足，便知他不會說。蓋悅必從時習中來，求未實下工夫，如何能說。故以一畫字扶他病根。○畫地自限，不欲前進，是有心要住了。中道而廢，是必欲前進，方實不能不得已住了。自畫與自暴自棄又不同。自暴是要與正道相反，自棄是全然不做。自畫是做時却自住

了。
破按聖人會說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今却說中道而廢，一種人要只是形容一力不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者，字必有此種人也。○是誰人責備冉求來，乃開口突下，非不說三字想見自家惶恐自家遮掩之狀，即此已是自畫樣子矣。却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堯

近譬堂藏板

把力不足做護身符。聖人幾會被牠瞞過。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語類

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早

近譬堂藏板

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通人觀與子夏爭麗掃塵對一段可見如爲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裡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故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畛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爲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

是猶自有深淺況於不是

精義 范曰子夏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夫子以其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故以此戒之

同慶源 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

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蔡虛齋曰女學

爲仁學爲義但知其爲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盡吾事焉而已者爲己也若學爲仁爲義而欲以求

聲譽干利祿者便是爲人也爲己爲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

所由也爲己者欲自得於己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爲講說而不務躬行之

實雖知躬行而有慕外之心皆爲人也反是則爲己○呂晚村曰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

爲己爲人註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下

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

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為己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為己是正解。圖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為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腳。即犯為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之歸矣。○陸稼書曰。為己無為。極重四書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

墨陸稼書曰。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底。為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為人處。若謂子夏是信果之流。故教之以大。儒無適莫之道。在他處則有之。非此章之旨。謝註所謂遠者大者。是以體言。不以用言。為人則雖有廣大之用。不免為近小。為己則雖有規模之卑狹。不失為遠大。

論按本文既曰。儒斷無兩箇。儒子乃其中自分君子小人。可知不是兩般行業。只有兩般心事耳。一念向內。便是為己。一念向外。便是為人。為己便是真能用。力於聖人之道者。為人便是假托於聖人之道者。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墨

近譬堂藏板

底便是君子儒。假底便是小人儒。此程子之註。所以細而切也。○玩謝註文勢。本謂君子小人之分。在於義利。為己便是義。分上事。為人便是利。分上事。此意原與程子合也。下忽說文學有餘。而遠大或昧。渠蓋以子夏有見小欲速之病。纔見小欲速。便落利分上事矣。非以義惟在于遠大也。亦非以遠大為為己。近小為為人也。諸儒牽合未當。朱子却只將遠大作細密。謹嚴反面看。○學會問遠大何為為己。曰。非以遠大為為己。但君子為己。亦自遠大耳。如中庸言為己。由潛伏屋漏。以至於不顯。篤恭。都是為己裏面事。蓋至精微之極。則遠大無所不包。屑屑於近小。便有簡速見功速立名之意。豈非為人中事。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星

近譬堂藏板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

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語類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

事見邑宰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精義謝曰觀善人者於小事猶足以知之如觀水之

瀾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亦可以知滅明之賢矣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為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澹臺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聖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枉已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蔡虛齋曰子游之取滅明非固只取此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為人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

來意該得廣

異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辨按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人祇就一二事推廣說見此事如此則他事可知然非全體有得必不能細節之必謹即此便是絕大本領處○得人得字比用人用字更深更重用者隨其才而用之取長畧短之謂也得者心契神交相合無間之謂也非滅明固不足當子游之取非子游亦豈能知滅明之賢此中相喻最微故知夫子得人一問全是虛衷訪賢欲子游廣交以自助非徒為武城起見也○持身以滅明為法取人以子游為法是朱子言外補意本文未嘗平括也夫子所問在得人子游所對在稱舉滅明之賢不可以餘意混正意○惟其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故行不由徑惟其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自非公不見邑宰子羽不是單在此二事上傲王夫子游亦不是單見他此二事須見他那大底意思而舉

此二事以為言耳。故註特下可知。可見四字與他處徒作雅廣餘意。論者不同。不然則天下小廉曲謹之人皆得而混子游之取矣。

顧按朱子已謂焉爾乎三字是助語。見聖人氣象和平。言語寬緩。而全仁山乃謂爾字必有所指。言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夫上交並無一段話。論如何憑空以爾字指之。自添出進取於斯道來。分明蛇足。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曷

近譬堂藏板

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語類

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

桑戶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問凡人所以

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爲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蓋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實便可爲法也○問蓋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徹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磨樣夫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蓋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爲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地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壘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地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爲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哉○蔡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蔡虛齋曰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是一箇功在所不得辭了反却耻以是自居歸在馬不進上真箇不伐想反之本心蓋曰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呂晚村曰有謂嘉孟之反所以罪孟孺子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耶洩是且以奔伐也故美孟之反之不伐以謙之非也氏論語所載

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為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蹊蹻。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忘矜之難。可以為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為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于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為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為他意橫汨。况闌入閑議論耶。
辨物本文首句不伐。斷住下引奔殿掩功之事。証之。欲人不可矜已。誇人以之反為法也。若泥定此一。事。上見之反不伐。則失之矣。講家更謂之反傷季之專。惜孟之伎。愧孺子洩之誇。種種支譚。皆當屏去。書旨方明。○學會問凡事皆見得是。職分之所當為。則自無伐心。此意似說得甚好。而朱子却謂心地不平。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問自是走從那一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異

近譬堂藏板

去過捺不下。何也。曰。凡事見得職分之所當為者。向前任事之心也。有功而不以伐者。退後謙抑之心也。故不伐。須是心地平。不閑隨分盡職事。至知得職分當為無功。可伐。遠又於中見得心地光明。須要轉一轉說。更當細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說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氏之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為協於文耶。曰。可。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待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

使人不虐悍獨而獨畏高明哉

評類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奸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深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說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意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

精義伊川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避之

異陸稼書曰非為不能鮀朝者惜亦非止為愛鮀朝者嘆蓋專為求免者警而為守正者勸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聖

近譬堂藏板

辨按註明云言衰世奸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則本文只傷世人之奸諛悅色到非此難免地位更成甚世道至不能為鮀朝聖人何為惜他將欲其能免而後已耶求免者固當警守正者固當勸然皆言外意非聖人當下語氣○若將難免說做求免便將不有說做要有矣須知本文不是難免是難乎免難乎免者非不佞美者為之而今之世為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

道遠人自遠爾

或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諷之耶

語類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

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

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

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知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

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

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吳 近譬堂 藏板

吳

近譬堂 藏板

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異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呂晚村曰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

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

道中隨處提起便見○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辨按由戶雖亦是道中事天下事物雖無不在道中然本章却不如此說本章却是樞紐淺淺就戶之切

於人人便由之道之切於人人便不由為可怪而可嘆也今必謂由戶亦道中之事人已必由已是小事

相節不能離道則必於下句由道添出大且精者來對乃得而指點怪嘆神情都不活矣呂說只要看由

戶在道內反費添補○道雖訓路然亦只指天下之所當共由而言若謂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上見

然則莫由世即無道耶○不僅曰何不由道而曰何莫由斯道道只在眼前日用常行之間故切而指之

曰斯道怪嘆意何等真切
顧按外註引洪氏非造遠人人自遠爾亦只為斯道
本切近倫常事物在在都是必當由者人自不由亦
不是大背于倫常顯畔乎事物之理只纔過不及已
是不由○莫字只作不字看語氣力活厚齋作不肯
字解便死煞矣天下人亦非盡不肯由遂也或陷於
不知者多耳洪
註兩知字極妙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
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
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冕

近譬堂
藏板

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註類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

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
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夫子言文質彬彬
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下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
猶文便說得偏了○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
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爲言無矯
揉着力處夫却聖人本旨楊說推得却有功

同

大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太史小

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
先王盛時史雖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
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
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精矣○質勝文則野則質
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

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維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狗末矣。○蔡虛齋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壘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存。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此與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呂晚村曰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罔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季

近譬堂藏板

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蔡虛齋曰須用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若以五分質五分文。文質相半為彬彬。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鹽。而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為失本末輕重之差。然又有不可一律拘者。如殷之駘。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然皆不失為彬彬也。○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呂晚村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儻與過于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辨

按此文質之相勝。都不指生初自然之野乎。生初自然之質。與自然之文。都是恰好。雖曰文是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至

近譬堂 藏板

爲然亦本於天秩天序過損不得亦過益不得所以
 文質相勝二等人都是氣稟或偏學習又不善若但
 以爲不學彼率直簡畧或者云然彼足恭巧令者亦
 是生初得來耶蓋此兩種人皆是因其氣稟之偏而
 有所成就故有原堦子桑一輩就有祝鮀宋朝一流
 學者必損有餘補不足方是學化其偏然後成得君
 子○白文明說相勝之非彬彬之善集註解之曰學
 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何嘗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來
 若以質爲天性損益不得則勝交之質正是率其天
 性夫天性豈有以爲野而鄙之者耶正爲此相勝之
 文質都是拘於氣稟染於學習非天性自然之文質
 故纒落氣稟上事便有偏便可損益矣學習之偏更
 不待言損其過益其不足則文質彬彬都還恰好恰
 好者中也中者天也此禮之所以原於天則也陳新
 安不知集註之妙妄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亦已過
 矣後人又推出文有損有益質有益無損來宜天下
 有質文並勝與質文俱無兩種矣○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是朱子形容彬彬二字虛齋把相雜二字看煞

遂有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殊不知損有餘補不足到
 得恰好地位只有一天然之中而已將各何者爲幾
 分文幾分質耶○如此則野如此則史如此然後君
 子語氣渾然只平說在這裏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
 自是言外意常解必要把工夫補在文質彬彬句內
 硬入學者二字是本文三箇人竟添作四箇人矣至
 有謂君子只是成德不作成德之人說豈野史亦不
 作人說而可謂之野史乎况既曰成德則必有箇人
 成其德何爲落空如此予玩朱註却是總說見質勝
 成文勝質皆有所餘卽有所不足不能彬彬而到
 成德地位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但見
 彬彬不見有損補之迹故曰不期然而然矣豈如講
 說於彬彬上硬入損益工夫而成德反添在言外乎
 ○損有餘補不足只是去這勝字之偏非去勝之偏
 之外又有彬彬工夫也至何以見其相勝何以見其
 彬彬只爲有箇恰好底道理做準的不然我說他相
 勝他却自道是彬彬奈何故兩則字一然後字都是
 夫子以中道做準的耳○去相勝之外固無彬彬工

夫。但去相勝之病。不是質勝文者。只損質之有餘。却也。須文上做工。夫補其不足。亦不是文勝質者。只損文之有餘。却也。須質上做工。夫補其不足。○學會問陳氏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是以質為在內。忠信之實心也。輔氏謂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是以質為在外。朴僊之質也。近說多從輔氏。然玩註訓史。字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則亦未嘗不以質為在內。之忠信矣。如何曰。天下豈有離體之用。以質對文而言。則質為本。而文為末。質是在內。文是在外。若單以質言。則忠信是在內。朴僊是在外。惟只道我有此忠信之實心。更何消儀文度數。所以一味朴僊。若謂外面朴僊。竟無忠信之實心。則直是箇野人了。非質勝文者。而謂之野也。聖人不是說野。是說如此。則野。禎按質原不是野。至於勝文。則質已不成。其為質。則野而已。文原不是史。至於勝質。則文已不成。其為文。則史而已。纔求勝已失。其質文之本來面目。到得質彬彬。不是文質之本分。有所損有所補也。原因相勝者。文質外添了些有餘。文質內少了些不足。損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垂

近譬堂藏板

補之。適得其本來之面目而已。故曰彬彬。文質已。不是兩箇事物了。欲指何者為文。何者為質。都不得。○質勝文。文勝質。兩種人。豈自以為野史。正欲附於君子之列。不知一相勝。則野則史。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勢只如此。正引相勝者。歸於中也。若中間橫插學者。損補意。與上兩句文氣。反隔斷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或問

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者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

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叔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并以上生字為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差不甚協耳。○蘇氏曰。罔不直也。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不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得。木

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語類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揚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窟。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堊

近譬堂藏板

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箇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窟至於以鹿為馬。也不是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一。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窟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發出來。都遇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道理。這便是罔。○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

說周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

一。概

回大全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魂為變望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呂晚村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驀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祇曰委曲苟全其生者也。○林次崖曰直是無邪曲當以罔言以孰謂微生高直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來看當如此常時以聰明慈孝之類入說不是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吾

近譬堂藏板

直與枉對動上方見得如行路然順之而往便是直不順之而往便是枉聰明慈孝之德只可言善不可言直惟行之有順不順方有箇枉直始可言直耳。○呂晚村曰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釋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卽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旬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復思議自無此病。

按程子生理本直原指生初而言蓋有此至直之理然後有生此天命之初所謂誠也惟其天命之初

理無不誠故既生以後人必當保守此理然後無負此形耳若罔生則徒存此形已失此理故為幸免今

晚村將上生字亦該有生始終而言直則是生罔卽

是死道理未嘗不是將天命之本然一層道理抹過

便不見道之本率乎性而帝王政教聖賢學問反為

強世之具矣豈知本文上下非板對之語乃上下相

足之語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者天之道也。可知有初。生理惟中字誠字。乃說得盡。說得實。茲獨言直者。却爲欲說下罔之生也。故朱子謂義理只一般。蓋中者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則無邪曲而直矣。誠者真實無妄。真實無妄則亦無私曲而直矣。至孟子之所謂利。却又別說。直是本然之性。利是自然之情。惟是性中出來之情。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見不義。便有羞惡之心。其情亦自然。順利而直耳。然竟把當了。直字則不得。次崖謂直於動上方見得。亦截去本原一層也。○人之生也。本直則必全。此直之理而後無愧於生。若罔之生也。特幸免耳。人當全生理意在兩句夾縫之中。不在人之生也。直句內。禎按註於罔字。已明訓不直也。何等了當。乃饒氏謂罔爲無爲。滅盡此生理。夫纔有私曲。便是不直。豈必待滅盡生理而後爲罔之生乎。黃氏又謂罔爲對人而言。乃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是以罔爲無知對直字。又不緊切。皆不可從。○楊龜山謂直爲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是亦徒就情上看也。其實情發於性。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壹

近譬堂藏板

子。生理本直。一句自可以該情。單指情則不可以該性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語類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美

近譬堂藏板

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着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

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簡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如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不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

附大全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朱子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存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

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

同雲峯胡氏曰：知不知好，知不深，自能好，好不如樂。

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

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

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

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

得於已。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

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

雖嗜之而未嘗飽，飽即所謂樂也。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

於樂，則飽滿充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

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尤明切。故具載之。然

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

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

樂，則當益踵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堯

近譬堂 藏板

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林次崖曰：這知字尚

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

故淺。○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往，知也。

深愛篤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

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

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

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

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為口說而已。

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已。

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

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呂晚村曰：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為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

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

試意如好好色，是知之者意誠而心正，身修則心廣

體胖而樂矣。○呂晚村曰：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

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

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會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

以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御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會知也
辨按朱子云此知字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若謂真知義理之無窮則知字貫徹於好樂之中未可劃住有定好樂之前遠道簡不如此也惟是知義理之大端將格物致知之精粗表裏工夫俱看在此知者之內則知中已有好矣如何說不如好之者若好內正是知行並進工夫樂內正是知行並至受用豈可劃在行上火候如其說則知不如好時全然知而不行好樂以後全然行而無庸知耶註中知有此道好而未得有所得而樂之俱以進道者所至之位而言非分知行之工夫言也○將知之者便當了學問思辨自是有一半工夫故有謂此章宜重提知字也若知作方知有此道者則知字自是好前一層兩不如跌落分明如何單重知字得○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三者字是分出三等入來豈知是一等人行又是一等人行而有得又是一等人耶斷說不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堯

近譬堂藏板

頑按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工夫之相因言也真知則自好真好則自樂是以工夫之貫徹言也俱是餘意本文兩不如各就現在境地上說使學者逐步去逐步上識其趣味耳

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

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語類

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

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

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裡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

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

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

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

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

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上焉

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

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

以日趨於下流○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

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

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

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詘蓋清明剛健者自是

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

因其所及而語之也○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堯

近譬堂藏板

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

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

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

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

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

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

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

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

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

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

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躡

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蔡虛齋曰中人以上者語之以上則其言易入而不為躡等中人以下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

而不至於躐等○須看可以二字言此等可語上又

一等不可語上兼天資學力說

呂晚村曰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

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

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王觀濤曰可

以不可以只說他領受得領受不得不說到教者不

當講可字作堪字不作當字

按資質雖是中人以上而無積累之功如何可以

上者語之若資質雖是中人以下而積累功至已造

到中人以上地位如何不以上者語之是中人以上

但論地位耳即以學質論反重學不重質何得抹學

專屬質也彼其意中只為學到以上便不消更語上

耳豈知以上正是火候已足方可點化也○註云教

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

之弊下一當字正為教人者該當因人而施如此若

學者地位可語之以上不可語之以上雖亦當自勉

然世間可語上者極少造到可語上亦極難聖人固

不欲其一蹴而進也王觀濤謂只作學者堪領受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李

近譬堂藏板

堪領受不作當與說失其旨矣今人多從之未細思

耳○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二句雖平說然可以語

上者寧有幾人聖門自顏會而下惟子貢差可語耳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自

是重在不可語上邊俱其躐等也外註引敬夫之說

既曰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又曰使之切問

近思而漸進於高遠皆是以中人以下者立法其意

可知○學者做工夫都在中人以上下時教者教學者

用功也多在不可語上時不語上正有許多着實切

己之功教之隨地自盡非使之坐悟而豁然貫通也

講家愛說精粗一致顯微無間道德性命與灑掃應

對都是一般上者自見為上下者自見為下耳夫道

理豈不是一般然此以道理言非以教法言也若聖

人教人則由粗以至精由顯以至微必予人一箇可

循處無容作高論也

禎按不曰下者語下而曰不可語上且不單分上下

而以中人分界便是上下接引關頭世間只是中人

居多少移即下少移即上這便有不能緣定意思然

中人以下。聖人亦不說只語下。而曰不可語上。可見語上是聖人坐定要如此。亦是中人以下皆望其如此。而無奈尚不可語之。則中間教之切問近思。循途漸進。無非放活道路。引進心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空

近譬堂藏板

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與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

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
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
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
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
利者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旣告之
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
蘇氏曰。孔子之言。嘗中弟子之過。樊遲問崇德。孔子
答以先事後得。則須也有苟得之意也。與其問知也。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教之以事。修人事而不
求僥倖之福也。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教之
以修德進業而不貪無故之利也。

語類

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
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
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
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
計功之意。○問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歸仁。則
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奎

近譬堂藏板

爲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
事於仁。便計較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
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
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
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
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
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
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
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
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
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
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徹底事
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
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
便是不智。○問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
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
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
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梲以

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讐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是箇真知。○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養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又曰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廳。

附朱子曰後如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奎

近譬堂藏板

射之有志若跌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造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中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之所當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斃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謂之知乎。○蔡虛齋曰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但未至自然地位務民遠鬼神分明是於是非上見得透故爲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謂吉凶禍福也。○先難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爲仁。○呂晚

村曰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難只在日用尋常處○有謂難字不卽枯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詞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陸稼書曰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

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晚村曰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陸稼書曰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婚神邀福正

朱子異同辨條

論語

卷六雍也

畜

近譬堂藏板

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者只指禍福言
說按註中旣明下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則兩段都就現成之知者仁者說蓋本文可謂下得甚實不可因上段無知者二字遂疑之也旣曰務民義則於人道之所宜必能深察其表裏精粗無有不到方能專用其力而不辭曰敬鬼神則必其深明乎天人感通之故而以精誠貫徹乎其間又曰遠之則不惑于邀福之心而自持者正矣非知者而何天下當爲之事舉民義而已該天下不可知之事至禍福而已極故夫子對舉言之雖不足以盡天下之事而知者之全體可見矣○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獲仁者之心如此雖難無不盡效無不得而先之後之之心亦只是如此若單在用工夫上講與仁者二字便無體貼但仁者之心如此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此求仁者與仁者但有生熟之別非二致也○纔難便要獲則先難時原非鞭辟入裏勇猛精進卽此便是私意雖或勉強道是後獲不過放緩一步耳如此豈成得箇仁者但後獲亦不是不獲難則必獲仁者之心自註

較不到此耳。○先難自是後獲。仁者非先難放。做一
層後獲。又放做一層。而夫子不竟說盡其所難。必用
先後對說。在這裏。正就仁者心中指出。如此。不如彼
欲樊遲。勘驗分明耳。○吃緊是務民之義。一句專用
力於此。自不紛心于彼。故註用而不惑於鬼神。之不
可知。一而字。轉下串說。不對說也。至敬鬼神而遠之。
自重在敬上。雖敬者多不能遠。遠者又多不敬。有兩
面意思。然遠者自是。襄慢不知敬。彼敬而不遠者。既
至於過。實鬼神早是不敬了。或問云。其曰遠者。以其
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曰嚴之。曰不瀆。原只在敬裏
面時解。謂專為不能遠者發。反重遠之。悞矣。○先難
之事。雖該得濶。然不出程子之所謂克己。如主敬行
恕。存心養性。進德修業。為事雖多。無非所以克己也。
朱子謂計其效之所得。便是私心。克己正是。要克去
私心。正發得程子之意。透時解。欲推廣說。只是未精
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奎

近譬堂藏板

禎按。務民之義。似是一件。敬鬼神而遠之。似又是一
件。先難後獲。却只是一件。然務民義。敬遠鬼神。合來
只成一箇知者之事。先難後獲。合來只成一箇仁者
之心。此朱子或問語類。於務義二句。總不折開說也。
誠專用力於人道。自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惑於
鬼神。之不可知。則益專其力於人道。稼書謂淺看各
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妙甚。○若不知鬼神。如
何敬遠。但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耳。彼不敬鬼神者。
是以鬼神為渺茫而惑也。不遠鬼神者。是以鬼神能
禍福人有希。與畏懼之心而惑也。知者敬而能遠。皆
是不惑處。看註不另釋敬字。以其皆包在一
句內。陸說以不可知。單指禍福於理未全。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或問夫子之意正為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說之或畧於此者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
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日這只說個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矣

近譬堂藏板

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到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遠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奎

近譬堂藏板

常動而不靜乎。○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效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又曰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下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在這裡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尾不能得了。○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只都在此事上。○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不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和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伊川樂

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揷看如問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林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亥

近譬堂藏板

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造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于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體知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體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着意思不可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體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

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則含動意義有定則合靜意○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承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陸稼書曰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按此說得最明言體段則便兼體用在內

異蔡虛齋曰此章就仁智之喜好不同上見得其體之異而其效亦異也知者動周流乎萬變之內而不見其滯可見其動仁者惟理之安所謂無適不然安土敦乎仁者必動靜以體言體猶言本質體段是如此○林次崖曰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未知如何姑俟知者評焉○註動而不括之動不是本文動字乃是應事之動靜而有常則是本文靜字○呂晚村曰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為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論語 卷六雍也
知仁地位不消分得又云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又云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所處觀此數條皆重成就處不單指資質時人多誤○仁者非不動然動之中皆是靜底意思蓋無人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則雖喜怒哀樂之時此靜底意思常在知者非不靜然靜之中皆是動底意思蓋無世情之拘固而行乎事理之當然故雖喜怒之未發此動底意思亦常在也故朱子謂知動仁靜是就大概體段模樣上看○註云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便含下靜字意思說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便含下靜字意思說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兩故字分明從下體段內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堯

近譬堂藏板

出下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兩故字則又順從體內推出效來語類亦云倒因他上二句說到山且壽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亦是提出動靜來說今人反謂註糾纏各句俱就知者仁者想出一段開說自以為妙不知本文雖有三箇知者仁者其實只得一箇知者仁者即謂樂山樂水動靜樂壽各從知仁想出亦豈不然不相屬乎○學會問動靜以體言朱子謂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如何可貫上下曰既是體段之體則自兼體用在內矣其不可謂為體用之體者以仁之體可謂之靜知體亦可謂之靜惟各就其體段模樣意思而言故知自是動仁自是靜其實有這動底意思有似於水纔樂水則樂水之情由動之體段而出也有這靜底意思有似於山纔樂山則樂山之情由靜之體段而出也惟體段該有體用故朱子亦多以體用言之○體用不相離亦無往不在故朱子謂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體用

頑按達於事理是正。說知者而周流無滯便是動底。意思有似於水故樂水方言其情也。安於義理是正。說仁者而厚重不遷便是靜底意思。有似於山故樂山方言其情也。至周流無滯只緣達於事理。厚重不遷只緣安於義理。則又根據知者仁者內無兩層也。胡雲峯謂事無定則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體貼極細。○蒙引謂於知仁之喜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體與效皆由於情。固說不通。存疑謂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若就知仁上看。出後人宗其說以為妙論。夫果不相沿則樂水樂山是一箇知者仁者動靜樂壽又是兩樣。知者仁者乃得情是就發於外者說。體是就他身上說。效又是推驗說。安得無淺深不聯貫乎。○達於事理豈僅伶俐人所能安於義理。豈僅渾厚人可到。蓋已各就其資之所近而成。就之不可因此處知仁淺遂悞看朱子之說。只知仁未合一。各有所成就便是淺底知仁。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字

近譬堂藏板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

至道魯但典章廢墜而已。却不曾變壞。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齊生得成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贖贖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租畝丘田。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喚却全。然變易下。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圭

近譬堂藏板

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入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爲是經成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大金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

其崇信義可知。○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儘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卽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魯齋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明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壹

近譬堂藏板

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會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林次崖曰：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聖王有作於齊，必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故曰齊一變至於魯，於魯必舉廢興，類以復周公之舊。扶衰救弊，以還文武之初。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呂晚村曰：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

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本心。則皆欲變之以道。但齊之變道也難。魯之變道也易。齊魯當太公周公時。大槩一般。但自桓公創霸之後。至孔子時。風俗遂與魯頓異。故註云。孔子之時。齊俗云云。

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本心。則皆欲變之以道。但齊之變道也難。魯之變道也易。齊魯當太公周公時。大槩一般。但自桓公創霸之後。至孔子時。風俗遂與魯頓異。故註云。孔子之時。齊俗云云。
若魯則必重禮教。去誇詐。則必崇信義。故一變至魯。耳。故一變至道。齊變是更革。改易。魯變是振作。奮興。齊變至魯。是亦重禮教。崇信義。而非就其衰微頹廢之氣。魯變至道。是扶衰振弱。修舉典章。而不無滯滯漸漬之功。○本文只就現在之齊魯言。未推及於太公周公之初。但以其初言。齊則舉賢而尚功。魯則親而尊。尊。太公初時。已自大段不如魯。桓公創伯。更加折壞耳。故朱子謂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其實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畜

近譬堂藏板

子當下。只就齊魯所變之難易而言。無歸咎太公開國意。○舉賢尚功。親親尊尊。都是王道中事。不可謂太公之非道也。但親親尊尊。則得王道之大本。舉賢尚功。則不過王道之要務耳。齊後來功利夸詐。雖非即太公當日所尚之功。而勢有相因。則亦不得不然耳。

頑按魯之國勢衰微。齊之所不屑者也。聖人乘其國勢之有為。而更張之。使之亦重禮教崇信義。以何難。即至於王道。而僅及今日之衰魯何也。蓋世間惟人心最難變。齊一。向人心都倒在功利上。今欲猝革其功利之習。而使之從吾之禮教信義。彼安肯舍其所深嗜。而不以我之王道為迂乎。是非斬然。兜底更換一番。如何有用。故此一變。煞甚難。到得斬然更換時。國勢反弱。故僅可至魯。若魯就現成規模。整頓扶豎他起來。這一變。却甚易。夫子攝相三月。而魯治。即其驗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或問 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楊氏所謂正名者。與此事同。而文意不類。蓋正名之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其事雖同。而不可以相明也。
語類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羞

近譬堂藏板

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

同 大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卽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志。就此章竊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辨 按他物卽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差別。則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竟去其稜。而仍名之以有稜可乎。故觚字分明。現成在這裏。不觚亦分明。現成在這裏。不待別白。而是非朗然。聖人所以卽觚而致嘆也。下句兩觚哉。卽從上兩觚字夾互中。慨嘆惋惜。意在句外。註中言不得為觚。是申說語。時解卽於口氣中。添出尚得謂之觚句。虛神反失。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美

近譬堂藏板

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語類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

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欺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目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

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蔡虛齋曰。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呂晚村曰。可逝不可陷。祕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借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金正希云。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不知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

巽林次崖曰。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從之入於井也。註自明白。

辨按宰我是因仁者萬物一體。溺由己溺。凡有患害。卽當救之。豈有聞人在井中。而漠然坐視者乎。其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三十一 宰我

近譬堂 藏板

之問。恐其陷害而隕身。不陷害而仁窮也。袁了凡謂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却非本意。○註云。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原就當下講救法。非以不自愛其身為愚也。然觀或問引蘇氏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一段。可見井中之人。有親疎厚薄。則救之亦有輕重緩急。其人果親且厚耶。則救之必重且急。或不得其生。則雖與之同死。而不為愚。其人倘疎且薄者耶。則救之盡力而止。不嫌於輕且緩。或救之不得其生。亦不必至於輕身也。但此只是推論。非本文正意。若本文所謂井中之人。恐只指疎遠者說。故可逝不可陷。至留其身以有為。不肯因救一人而自隕其生。此亦是正論。必謂此為計利害。非仁人之用心。此便是。不識輕重緩急之宜者也。呂說亦有過處。○林次崖謂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此亦可逝也。卽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卽果有此人而亦可逝也。論不可陷也。看書活妙。

頑按可欺不可罔。即可逝不可陷。意但推開大槪說存疑諸解必謂可欺不可罔。總申明不可陷一句亦屬滯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夫

近譬堂藏板

語類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

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就這上去。去。

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是了。所以不畔道。又曰。博文。

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

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

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

讀詩學易。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

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

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

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

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問博。

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

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

否。皆是。○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

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秩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堯

近譬堂 藏板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問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汗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

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又曰不特是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件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若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

工成甚次。第○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無何事。所守在此。理耳。須大全。朱子曰。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

文處

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可也。豈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今

近譬堂藏板

不博而徑約之過也。○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蔡虛齋曰。文謂詩書之所載。與夫事理之所當然者。皆道也。君子博而學之。則所知者皆道也。禮則天理之節文。即道之所存也。君子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則所踐履者皆道也。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此理已尋有見成了。我只依他行。不費討索。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我得行的。○程子之說。偏

重在約禮。故在園外。○林次崖曰：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繩墨可循者言。則曰禮。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慎密。

或問君子博學於交。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據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蔡虛齋曰：此處以知行二字貼不是。蓋此章重在博約二字。○林次崖曰：博學於文。是求之極其廣。凡道理在天地間。無不搜求。如此是何等浩博。若無個收束他。便都散漫無歸着了。故須有以約之。約束也要也。欽其萬而歸其一。收其繁以入於節之謂也。要其實只是力行耳。力行何以謂之約。方其博學也。遠求近取。無不搜尋。但見千頭萬緒。極其浩博。及到力行後。則萬理皆收括在身心上。不見許多頭緒。如此豈不是約。然約之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全

近善堂 藏板

禮不可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這道理在。於日用動靜語默人倫庶物之間。有繩墨可依據。持循者。故可以約。以禮律身。使視聽言動。皆由於禮。則衆理都收括在一身上。向之千頭萬緒。皆歸在一處。不見其浩繁。豈不至約。故曰約之以禮。聖人教顏子克己復禮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約禮事。○按文在萬事萬物上見。所該甚廣。禮是天理之節文。亦豈不在萬事萬物上。但文有千條。禮只一路。當其散見於萬事萬物。若見其甚殊其實。爲天理之當然者。則一而已。故文說博禮。只說約。○學曾問博約之功。雖有兩層。文禮之理。原只一貫。則凡應物時。其動皆有則者。亦非離却這文也。朱子曰：不以約之。字指文而言。而但指其人言者。何也。曰：約文以禮。以字着力。便是文與禮成兩件矣。惟所以約束其身者。只是以節文之禮。則文在禮中。不待言矣。有節有文。中乎天。則只是文之恰好。至善處。○朱子謂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所謂於其中尋將去者。卽己該孟子詳說之功也。自然有

箇約處者卽是孟子所謂反說約也蓋博文之初只是散碎在這裏不加詳說如何貫通到至善處却如何約之以禮但孟子反說約只說到知之盡處未說身體力行工夫本文博學於文該孟子詳說在內二句夾縫處有孟子反說約意在內約之以禮却又正說力行工夫故朱子謂約禮非徒知要乃是踐履之實○學會問語類一段謂博之與約初學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玉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味便自會有通處乃下又云若如此兩下用功成甚次第何也曰此恐是門人之問朱子之答中間落了曰字也博約雖各自工夫然亦無截然不相入之理假一而博學一面自持敬守約不令兩下相靠豈博學時不知文中自然節文之禮而持敬守約時又文外另有箇禮耶兩件工夫分明交須並進漸漸博即漸漸約由淺而深由粗而精此雙峯所謂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全

近譬堂藏板

多道理亦終無歸宿處如何能不畔於道若只徒守要而不博文則所知有未盡區區守約已不是至善之道矣亦不能不畔也程子偏重守約不如語類之精○博文是致知約禮是力行蒙引謂不貼知行者非是存疑謂約之只是力行以萬理收拾在身心上便謂之約而約之非禮不可多作一折如此則約之是一層工夫以禮又非禮不可多作一折如此則約之則所謂收拾在身心上者將何所安頓耶既約之而又必以禮者將文之中無禮而分外又求箇節文之禮耶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者動必以禮蒙引自說得平實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國 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任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全

近譬堂藏板

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謝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

語類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

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要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李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論

近譬堂藏板

皆能之何必孔子。子善荅云：子見南子無一毫冀望之心。它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

同大全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鑾鑾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彜好德之天也。○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亂，邦不亂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汗焉。故子路仕孔，慳不得其死，冉求任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異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異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辨按南子靈公妾也，非夫人也，不當以小君視之，而行見小君之禮。况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淫亂之火安得辱聖人之見子路不悅，是其持守以正處，但靈公既以南子為夫人，則亦不得直斥其非小君而彼

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或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須是煞舖陳，教分明，今却只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子所以否而不見用，乃天厭斯道，亦恐不如如此。○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樣處便見。○問子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仕官，遇一惡人，亦須下門狀見之，它自為惡，何與我事。此則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金

近譬堂藏板

又有欲見之誠則亦不得以平日之淫亂而棄其今日之自潔也只看陽貨以家臣竊權本非大夫乃託大夫賜士之禮夫子亦必往拜則聖人之不為已甚而合禮由道也明矣但其雖見南子而無纖毫與望之心雖見猶不見也亦如遇塗之問答而已矣○學問蓋兼言之註却單舉見小君之禮似當補說曰聖人且自問所行可合禮否彼有好善之心與無好善之心且不論他向使彼雖有好善之心而我之於禮必不可見亦不得見之故註不用兼說但兼說於義亦密又問聖人道隆德盛固磨不磷涅不緇然一見之間如何便有磷緇曰纔有與望之心便是磷緇了頑按饒氏謂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冥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此意猶未是聖人却只是此等處難說故明其所行之非否而已南子非小君而已為小君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聖人行之見淫亂之人本足取辱而聖人自不辱此等處繁甚難說此註所謂姑信此而深思之意也若子路雖氣粗見偏何至不可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開導而以善取信耶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語類

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

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

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
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
更着箇庸字○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
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
所爲都不是庸了○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
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
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爲是
不知○常以伊川解爲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
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
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 雍也

矣

近譬堂 藏板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
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
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卽事
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子
不偏之說於後乎○林次崖曰此章與中庸大同小
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却不
大分別今與中庸俱作一樣看爲是

辨按中庸而係之以德則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于

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居多不消更

貼不偏不倚說也輔氏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

思始著於書此却不是豈子思所言之理孔子時道

不及言之耶饒氏道德分別甚細○中庸下有爲德

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民不與

行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第三章亦引程說然却

是此處正疏○程子謂中爲天下之正道庸爲天下

之定理原不輕看了庸字故朱子又謂中只是箇恰

好道理爲是亘古今不可變易故更着箇庸字故知

中不離庸庸亦不離中堯舜孔子只是庸所以爲中

夷齊所爲纔不庸便不是中了。頑按語類謂中庸天下之正理也。此就中庸之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就人之行得乎中庸者而言。曰德合乎中庸必有箇人合他始得。次崖謂與中庸一樣看者非是。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全

近譬堂藏板

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

語類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仁以道理言聖小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眾為仁而利物愛人聖字便橫看有眾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箇次這豈但於仁蓋博施濟眾雖聖如堯舜猶以為病耳。○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眾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己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矣

近譬堂藏板

雖曰此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而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之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又曰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

爲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己欲達爲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己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爲仁之方○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爲仁則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己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當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方做得然堯舜猶病尚自做不徹○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卽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

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為譬。○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問程子曰。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雕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為人倫之至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兗

近譬堂藏板

之德。上立人達人。夫子雖亦就愛之理說。而欲立便立人。欲達便達人。人心體中。渾是天理。周流便見。箇心之德。意思然。施至於博。濟至於眾。雖不言心德。却已是心德之用。行到極處。故夫子不說不是仁。却說他聖如堯舜。猶病也。○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朱子特下其心二字。正見博愛之事。皆根據心上來。仁者之事。是有限底。心却是無窮底。然心無窮。却可自必。為仁之事。是有限底。心却是無窮底。然心無窮。故朱子曰。博濟是無盡底地頭。○學會問朱子嘗謂全體不息。方謂之仁。似一件兩件。不可謂仁矣。茲却說博施濟眾。固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何也。曰。此正就愛之理言也。若以心之德言。則非全體不息。便有私欲之間。如何。可謂之仁。惟就愛之理言。則隨小小利物愛人處。都是仁。裏面事。都是從心之德內發出來。如何。不謂之仁。○禎按。聖原不在仁之外。夫子亦非將聖人分大小也。但仁却是理。聖却是地頭。仁却是到處。可周流之理。聖却只一極盡之地頭也。離了聖隨在。可以見仁。離

子仁便不可
以名聖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論 問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致道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煞着比方安排與仁者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卒

近譬堂藏板

事曰然○夫子荅子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荅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曰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要認得是一箇物事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籠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和緩之斯來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皆然○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事皆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

附 大全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朱子曰此說是

同 呂晚村曰人已有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空

近譬堂藏板

字裏許○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眾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眾之求諸遠且難耳○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也凡為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闕少然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為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陸稼書曰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陷危卽是吾之陷危萬物之狂惑卽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已立而人不立猶己未立也已達而人不達猶己未達也雖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

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蓋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如下論內有立道又有緩動

謂是言愛之理與克己復禮言心之德者不同仁者謂之心却在欲字而字中見故不直曰天理之周流無間而曰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也狀仁之體只是形容仁者之體段模樣如此非體用之體○子貢

言施濟聖人却把立達來換了子貢言博衆聖人却把人字來換了子貢單言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聖人却

把把已欲字來換了遠者引之近泛者引之切粗者

引之精矣然究竟未嘗不施濟未嘗不博衆但不限

定如何博如何衆耳

禎按理一中自然分殊而立人而達人而字中厚薄

親疎自有許多般但本文只重天理周流之無間說不重愛有差等說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痠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全

近譬堂藏板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

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或問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得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

語類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都只如此說了如是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奎 藏板 近譬堂

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子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罷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闇闇與下大夫言便侃侃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齒

近譬堂藏板

廣成子云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
 上坐看潮來凡溪曲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
 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
 識取○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
 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已之欲立者立
 人以已之欲達者達人以及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尤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
 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
 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
 今日食之方知是甜○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
 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
 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

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
 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
 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
 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
 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
 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
 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
 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
 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
 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知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
 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
 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
 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
 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
 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
 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
 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奎

近譬堂藏板

近而可進。○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予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上發出已欲立，即立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

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陸稼書曰：能近取譬，即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管從這箇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予初問以己所欲，譬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即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恕雖未是仁，而即是仁之方。

呂晚村曰：仁者節與未節，強別安勉，非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辨按：仁只是人已無間而已。已欲立，已欲達，此是聖凡所共，不獨仁者為然。只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則惟仁者能之。近取譬，正是從一己字打通人字。使有間者而無間也。○近取譬，正是推己及人，所謂恕也。上面却貫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強恕而行，一強字之意。○夫仁者三字，正對可謂仁乎一問也。可謂仁之方，又因仁者不易能

而示之以為仁之標的也。三處針鋒正對。○朱子引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於敬授人時一段。便有由親而疎。由近而遠。分殊之意在內。然只一箇無私道理。便擁出來。則分殊只在理中。見○醫家以痿痺為不仁。痿痺只是氣不貫不識痛痒。又是痿痺之註脚也。因此而以知覺為仁。則悞矣。齊氏發明最透。禎按聖不過是仁之至堯舜不過是聖之至。仁雖未聖而無非聖之心。恕雖未仁而無非仁之心。言博衆則聖猶有病言人己則恕亦可通道理原是一串。書之節次亦都成一串。○恕與仁既有生熟之別。則仁自是安。恕自是勉。呂說既以末節為求仁工夫。而又謂不分安勉。甚鶻突沒理會。

論語卷之六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六雍也

矣

近譬堂藏板



自是安。勉自是勉。呂說既以末節為求仁工夫。而又謂不分安勉。甚鶻突沒理會。○朱子引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於敬授人時一段。便有由親而疎。由近而遠。分殊之意在內。然只一箇無私道理。便擁出來。則分殊只在理中。見○醫家以痿痺為不仁。痿痺只是氣不貫不識痛痒。又是痿痺之註脚也。因此而以知覺為仁。則悞矣。齊氏發明最透。禎按聖不過是仁之至堯舜不過是聖之至。仁雖未聖而無非聖之心。恕雖未仁而無非仁之心。言博衆則聖猶有病言人己則恕亦可通道理原是一串。書之節次亦都成一串。○恕與仁既有生熟之別。則仁自是安。恕自是勉。呂說既以末節為求仁工夫。而又謂不分安勉。甚鶻突沒理會。

